

金曾豪少儿文集 ★★★★★



# 秘方秘方秘方 绝招

金曾豪 著

作者始终关注着小读者的五彩之梦和无穷追问，  
以充满爱的作品，  
以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来陶冶孩子们的心灵。

*Jin  
Zenghao*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★ 金曾豪少儿文集 ★

# 秘方秘方秘方 绝招

金曾豪 著

Jin  
Zenghao

山东人民出版社  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秘方 秘方 秘方·绝招/金曾豪著. —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209-09514-3

I. ①秘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01939号

秘方 秘方 秘方·绝招

金曾豪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 
邮 编 250001  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  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  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  
印 装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 (155mm × 225mm)  
印 张 17.75  
字 数 180千字  
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 
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  
印 数 1-10000

ISBN 978-7-209-09514-3

定 价 21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

秘方 秘方 秘方

上篇 八角膏药

- 005 祖传奇方
- 013 捉鳖投师
- 021 渡船上的蛇
- 027 捉 贼
- 034 白蛇之谜
- 041 又一个“八字真言”
- 046 红膏药 绿膏药

中篇 天地神方

- 055 误入蝙蝠洞
- 064 白蝙蝠在行动

- 071 双环叮叮响  
077 第一次出诊  
082 高高白鸽峰  
088 玉龙的“九重天”  
096 灾难的夜诊  
102 可恨的秘方  
108 独探杀牛滩

### 下篇 五色秘药

- 117 奇怪的强盗  
123 五色秘药  
129 独 船  
140 残酷的试验  
146 来了“一字眉”  
151 核桃？核桃！  
158 后 记



## 绝 招

- 163 弄假成真
- 173 小镇来了大画家
- 183 一夜成名
- 191 签名的滋味
- 197 奇 遇
- 203 会飞的鸭子
- 212 博雅厅之夜
- 216 牛头不对马嘴
- 231 指画的启蒙
- 239 寻找“大团结”
- 245 哭笑不得的悬赏
- 252 飞 越
- 262 我不是猫
- 267 马氏绝招

秘方  
秘方  
秘方









上篇

八角膏药



## 祖传奇方

这一天早晨，山前镇上来了一个陌生汉子。

山前镇不大，却是水陆交通要道，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多的是，谁会注意这个陌生汉子呢？可是，当这汉子在岳庙前的广场上摊开一块红布，从一只白板箱里抓出一条灰蛇来时，他一下子成了大家的注意中心。

人们对虎除了畏惧，还有一点儿钦佩；人们对蛇，除了厌恶，还有一点儿神秘感。人们对耍蛇的人，则是钦佩而又感到神秘，还不知怎么地带有一点怜悯。

正是早市人多时分，不一会儿，耍蛇人便被人们黑压压地围了起来。这汉子五十岁上下，下身穿一条黑绸裤子，裤管有腰围那么粗，一走动，呼呼地响；上身赤裸，瘦削但又肌肉饱满。一指宽的红绸带在腰间那么狠劲地一束，一棱棱

的肋骨就毫不含糊地显现出来。脸是黑黑的，眉棱是高高的。陷得很深的眼睛，在高高的眉棱下忽闪，给汉子平添了几分精神。

那条蛇足有一丈长，灰色中夹杂着黑色和褐色的花纹；蠕蠕地盘缠在汉子的左臂上；蛇颈特别细，被汉子虚握着；蛇头呈三角形，吞吐着紫色的信子；眼睛如冰粒，射出凉飕飕的光芒。

“诸位捧场，诸位捧捧场！”耍蛇人一边吆喝，一边举着蛇绕场一周。围观的人慌忙向后退。这样，就为耍蛇人腾出了更大的空地。

耍蛇人在红布旁站定，右手叉腰，说：“嗨！我叫郭双井——郭子仪的郭，双喜临门的双，井里有水的井。我郭双井为捕蛇采药，走遍了三山五岳，捉齐五色奇蛇。哪五色？红毛火赤炼，秤星黄鳞，五步竹叶青，还有昆仑大白蛇——就是《白蛇传》里白娘娘的孙女，养大了好当家主婆！”

不少人被他逗笑了。有一个戴斗笠的少年提醒大家：“五色蛇，还有一色哪！”

耍蛇人接过话头，说：“要说还有一色，那就是我手里这一条，名叫蓝尾烙铁头，出自江西庐山。”

大家仔细一看，真的，那蛇的头恰似一个烙铁头，那尾巴梢上隐隐透出些蓝色。

郭双井松开虚握的左手，让蛇掉头蜿蜒爬向他的肩头。待那蛇从背后缠到右边腰际，郭双井用右手握住了它的脖

子，用左手握住它的尾部，像打腰带似地在腰间打了一个蠕动的结。

“哪位朋友缺裤带？我奉送一根活裤带，保证你不会掉裤子。”

看的人正紧张，听到这俏皮话，不由得呵呵一笑，松口气，很快活。不知不觉中，大家已对这郭双井产生了亲近感。

大家正懈怠时，猛听到耍蛇人一声撕绸般的口哨声，吃了一惊，忙又精神抖擞。

郭双井又吹一声口哨，那蛇便得了口令似地一蹿下了地，径直向白板箱游去。大家这才注意到板箱上原来有一个小孔。这小孔有一个能拉动的小门，这时正开着。那蛇熟门熟路到了洞口，抬起头，警惕地四处张望一下，然后迅捷地钻进洞去。眼钝的人只来得及看见它那蓝色的尾巴一袅，便不见了蛇的踪影。

耍蛇人，好能耐！

大家不由得想喝一声彩。蛇不比猴，不比狗，要驯到这地步，没好手段不行。

郭双井从一只藤箱内取出一只木盒，打开盖，只见整齐地装着一个一个长方形的锡箔小包。

有人问：“郭双井，你的药怎么卖？我说还不卖。为啥？”因为还有人在心里盘小九九：谁知道你这药灵不灵，怕不是香灰、老鼠屎吧？郭蛇医说到这儿，突然狠狠地拍了两下胸脯，嘶声喊道，“真的假不了！假的真不了！今天大家

捧场，我郭某就来一手真的！怎么的？喏，我来让烙铁头咬一口，当场试试这药灵验不灵验！来，来，哪位朋友进场从我盒子中取两包药出来。”

一时没人响应。那板箱上的洞门没有扯上，黑森森地吓人。

郭蛇医把眼光停在一个蛮壮实的青年身上，一抱拳：“就请这位老兄帮个忙吧。”那青年是酒店伙计，倒不是胆小，因他是偷闲出来看热闹的，哪敢进场去招摇？反而转身想挤出人圈去。

人群中走出一个人，响响亮亮一句：“我来！”

大家掉头去看：嚯，又是那个戴斗笠的少年！

少年十四五岁的样子，白布褂子只剩下两个纽扣，说不上什么颜色的裤子很短，勉强能盖住膝盖，愈发显出他的瘦条身材。他的脸遮在斗笠下的阴影里，他的眼睛在阴影的最深处转动，就像洞里的小白兔。

少年大咧咧地走近汉子，俯身从木盒内检出两个锡箔包来，放到铺在地上的红布上，抬起头来，和汉子对视了一下。

就在这对视一瞥间，郭蛇医就断定了这是一个早熟的、大胆的孩子；又觉得心中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。郭蛇医急忙集中了一下思想，待少年回到人群后，打了两声呼哨。这两声和前两声不同，由一缓一促两个声音组成：“唏——乞！唏——乞！”到第二个“乞”时，郭双井捡一块石子，让它滴溜溜滚过那个洞门。

黑光一闪，灰蛇嗖地窜出洞来，怒气冲冲地向后仰着

头，形成一个绷紧的弓状。那活灵灵的紫色信子已变得血红！

人群一阵哄乱。有个女孩子尖叫了一声。

汉子举起手，说：“诸位不必怕。有道是人怕鬼，鬼更怕人；人怕蛇，蛇更怕人。你不惹它，它不会咬你。我刚才的呼哨惹了它了。你知道这呼哨是啥意思？用我们人的话就是：‘混蛋，你敢出来？’毒蛇是胎生的，你说它是混蛋里出来的，它就火了！”

大家想笑，笑不出，但已经松了一口气，很舒服。

汉子蹲下身子，伸出左手，作蛇状，向毒蛇接近，说：“看我来惹它！”毒蛇保持进攻的紧弓状，晃着头，暴躁地嘶嘶叫。

围观的人无声地拥挤着，一个个斜着眼找好了退路，踮起脚板，伸长脖子，屏住气息，怀着复杂的心情，睁大眼睛等待着毒蛇咬人场面的出现。

郭蛇医忽又收回手臂，站起身，说：“有人问，这毒蛇有没有排过座次？有！相传唐朝贞观年间，天下有名蛇医会聚昆仑山论蛇，排定天下毒蛇名次。第一毒蛇叫无名蛇，会变形体，能长能短，能粗能细，捉摸不定哪！第二毒金环蛇，第三毒五步蛇，咬人五步倒，第五毒才轮上眼镜王蛇……有人说，怎的跳过了第四毒？喏，天下第四毒就是这混蛋——蓝尾烙铁头！”他恫吓地举起一条手臂绕场走了一圈。虽然他手臂上没有蛇，可大家还是下意识地退了一步。正当人们退让骚乱时，郭蛇医一闪身、一划臂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

已把烙铁头抓在了左手里。他抓的部位极准，拇指和食指箍着蛇脖子，又用小手指绷紧了蛇身，使烙铁头无法回头咬人，只能一箍箍地缠住他的手臂。他从红布上挟起一个锡箔包，摇着，无中生有地说：“且慢！我忘了回答那边几位朋友的话了。”其实压根儿没人问过他，他老是故意这么卖关子。

“这药叫啥名？郭家蛇药！郭家蛇药七代单传，能治天下第三毒以下蛇毒。”一侧头，装作仔细在听什么人的提问，“说啥？问怎么卖，什么价？不！你眼下还别信我的江湖诀。你睁大眼睛，看我当场让天下第四毒蛇——混蛋烙铁头咬上一口，当千人百眼用郭家蛇药治好之后，再买药不迟。不过，这药中有几味主药采自昆仑山金顶，得来不易，备药不多，今天只能照顾不多的朋友，等一下先招呼先买，卖完抱歉……”

郭蛇医突然惊叫一声：“啊唷！”

只见那毒蛇从他把握中挣出了一截身子，回头狠狠地咬住了他的左小臂。这可不得了啦！

郭蛇医是故意这么做的。他把蛇放回箱子，关了洞门，然后伸出手臂，又绕场一周，向大家展示蛇咬的伤口。

当这只受伤的手臂在斗笠少年面前划过时，少年伸出双手，捉住了这只粗壮的手臂，仔细看了一下，叫一声：“只两个牙印！”

毒蛇咬人一般只有两个深深的牙印，无毒蛇的牙印要浅得多，但牙印会很多，排成相向的两个弧形。



郭蛇医走第二圈时，伤口部位已经明显地肿起。

大家着急地喊：“快用药！快用药啊！”刚才，大家莫名其妙地希望目睹蛇咬人，这会儿又觉得于心不忍，有点为自己的残忍难为情。

郭蛇医感激地笑一笑，用力从伤口里挤出一些紫黑的血，然后在红布上取一包药，打开，把黑色的药末敷在伤口上，用一块白布扎好；又让人给他弄来一碗水，取一包药昂头张口抖下去，呷一口水，鼓几鼓腮帮，咽了下去。

郭蛇医又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会，然后揭下白布，伸缩一下手臂，说：“嚯！真的假不了！到底假不了！这药灵验不灵验？灵不灵？”

一片声：“灵！”

大家都服了，纷纷摸腰包，准备买药。

就在这时，人群中忽然闪出一个白白净净、干干巴巴的中年人，嘿嘿地冷笑着，说：“郭戏子，你做工不错嘛！可你演戏得找个戏台才是，这山前镇岳庙场是你演戏的地方么？”

这个中年人是山前镇上一个有来头的人物，围观的人大都认得这个穿纺绸长衫的瘦子。

郭蛇医眉毛一挑，一拱手：“有话请讲，有屁尽放！”

大家哄的一声笑。

这一笑伤了来人的自尊，一下子掉了笑容，冲着围观人群说：“你们别听他的噱头！这蛇花子把蛇耍了，也把你们耍了！”又一伸手揭掉斗笠少年的斗笠，说：“瞧！你们谁认